



面朝大海，舞起来

赵佩蓉/文

咚咚咚，穿着大红对襟短袄、头扎红布条的击鼓人，高举大臂，果断地下捶。棰随手起，落在紧绷的鼓面上，制造出富有张力的三个音节。像是试探，像是召集，鼓声缓缓起，从广场的正中，越过群山，飘过海面。悠长的余音，潮水一般席卷。

鼓声是引导，似汛期来临，激情像鱼群在波涛里蹿跃。八九个健壮的男子，手执打击乐器，陆续进入。他们的妆容，最先引起人群的巨大骚动。浓重的白粉涂抹在被海风吹得绛紫的脸上，遮盖了岁月留下来的沧桑。红色的油彩在颤颤上印出鸡蛋大小的圈环。强烈的视觉差异，喜庆中带着诙谐。他们的服饰，粗犷中带着精美：一律头戴黑色的橄榄形羊角帽，身上穿深蓝色斜襟袖短衫和明黄色大口裤。衣襟袖圈裤边，全绣着橘红色鱼纹图案，特大耳环、手镯、脚镯发出眩目的光。

这是在箬山渔村，大奏鼓演出现场。

听

噔蹬蹬，沉着稳重的渔梆敲起来。撩人耳膜的唢呐声，带着难以言喻的兴奋，像长虹穿云而来。锣镲的敲击声，清脆短促，呈现金黄阳光的

透明质地。咣咣，钹手连续击打，大钹的声音响亮锐利。叮叮，钹手用力挥动，小钹的声音清晰明朗。倘若仔细分辨，也许可以听出：那是潮涌，镌刻在记忆里的凶悍；那是心跳，迎上飓风时的紧张；那是微笑，收网揽绳时的欣慰。但是，所有的声响交织在一起，凝聚在一起，每一个音节都带着亢奋的热情，从心底里喷薄而出，好像滚滚不息的后浪推着前浪，急速地翻滚。使人想起，长风一万里，车马极喧嚣；使人想起，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一阵阵迷醉又紧张的战栗，掠过每一个观众的心头。看

震天响的鼓乐里，渔家汉子时而碎步轻点，脚步与脚步互相触碰带来缓慢的抒情感。明晃晃的耳环在摇摆，手镯和脚镯在闪动。光点聚拢、分散，就像照进海水的光线在鱼群的背鳍投下斑斓的鳞彩。时而双脚分开略比肩宽，在保持上半身稳定的同时，向前后左右将胯送出去又收回来，带动腰部大幅度地扭动。扬起来的弧线像柔软的烛焰在上升。他们再次将身体缓缓抬起，有节奏地晃荡头颅。眼睛好像鳗鱼在漆黑的深海中，辐射出微妙的电压，暗含燎灼的挑逗。时而贴地挪移，以最低微的匍匐姿态臣服于自然的威力；时而腾空跳

跃，犹如飞鱼越出水面，展示迅疾的速度和近乎优雅的从容。他们的动作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全凭临场发挥，意趣横生。容不得迟疑，容不得退缩，容不得羁绊。旋风一样，是飞扬的衣角；细浪一样，是摇摆的舞步；繁星一样，是移动的镯光。女性的阴柔与男性的阳刚完美结合，呈现出惊心动魄的壮美，收获无尽的赞美和叹服。广场沸腾了，欢呼声、喝彩声，连同“咔嚓、咔嚓”的拍摄声，经久不衰地响起来。

似是回应。咫尺之外，三角梅扭动花茎，翩跹欲舞。门廊下悬着的红灯笼、红绸布，微微晃动。山崖上错落的石屋顶上，砖块与碎石连接成逶迤的阵线。再往远一点，海鸟展开闪光的翅膀，疾飞于冬日沉寂的海面。沙滩舒展着曲线，一直延伸到肉眼看不见的尽头。

这样自由奔放的舞蹈，便是大奏鼓，被誉为“中国渔村第一舞”。

鼓乐喧天，舞姿矫健，将我的思绪引向久远的年代。

石塘箬山一带，偏居广袤疆域的东南沿海，是南北船只往来的必经水道，是闽南移民最早的落脚地。经年累月的讨海生涯中，带有闽南地域标记的民间舞蹈也落地生根。浩浩乎东海，凶险难测，时有风高浪急。狂潮动不动就要施展淫威，鼓噪着，摧毁

甚至吞没船只。每一次出海，都是生死难卜的历险。南风转北风，心肝翼翼动（闽南方言，意为心脏像鸟的翅膀一样连续抖动），可以概括渔家女子担惊受怕的心情。每逢出海船只归来，渔婆们敲锣打鼓，跣足而舞，表达对讨海人的思念以及久别重逢的欢欣。这种亦歌亦舞的民间舞蹈，最初叫“车鼓亭”，也叫“眼瞪敲”。

潮来汐往，一代代的渔民以生命为筹码，风里来浪里去。与狂风恶浪斗争的同时，他们将轻易不服输的意念溶进血液。他们的性情锤炼得如同大海一样粗犷豪放。他们的心胸扩展得如同大海一样宽阔包容。他们更珍惜来之不易的平安，对远航有更绵长的祈愿。呼应先民远古的足音，感念海洋丰富的赠与，他们将所思所想融入舞蹈。与温岭本土文化融合，经过改良的“车鼓亭”，成为男扮女装的群舞，被赋予新的内涵，获得新的称谓“大奏鼓”，这是石塘渔民精神领域的盛宴。每逢岁末年初，渔船在港，渔民居家，闲暇的时光，必定烙上大奏鼓的印记。渔家汉子浓妆重彩，击打鼓乐，跳出只属于他们自己的舞蹈，营造出专属于海岛渔村的闹腾。

大海的风浪不会止息，与风浪搏击的勇气就不会削弱，生命的呐喊更不会间断。面朝大海，大奏鼓跳起来。

闹上八

陈连清/文

还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一个正月初九，那天一早，时任台州市委书记的孙忠焕（后任杭州市长）给我打电话，说前一晚椒江城区鞭炮连天，响彻整夜，影响了居民休息。要我去做些调查，出一些必要的措施。那时，我兼任台州市城市管理工作室主任，这一块属于我的工作范围。

我很快了解到，这是当地的一个传统习俗，历史悠久，名曰“闹上八”。

上八，就是正月初八。这一天标志着新年新的工作、学习、劳动的开始。台州有一种说法，过了腊八就是年，过了上八就出年。有民谣云：“拜岁过上八，清汤吃得喝。”《临海县志稿》在

岁时记中载：“正月初八，妇女入庙烧香，谓之走八寺。如仙居县城内的八寺有南峰寺、大兴寺、正觉寺、集福寺、大觉寺、东西姑寺等，乡民们进到寺里烧‘八字香’，以求当年六畜兴旺、五谷丰登。《浙江风俗简志》记载，从正月初一至初八，温岭人称‘谢八’，要在初八‘闹上八’，妇女入寺庙烧香，小儿放鞭炮。这一日，各县市做生意的，正式开门迎客，开门之际燃放鞭炮，图个吉利。耙耙挖挖，嬉到上八，种田的扛起锄头也下地干活了。学生们大街小巷放小炮仗，有家长带孩子去田间走走，让孩子认识谷物、亲近农业、珍惜粮食”。

许多地方初一到初七，吃的都是糕、粽、馍糍、馒头、汤圆等，初八中午开始吃第一餐米饭，称为“上八饭”。吃上八饭时，第一碗饭盛好后要放在灶台上，祈求灶司菩萨和笊篱王保佑平安、岁稔年丰。

是日，太阳告别了大地，夜幕降临，街头巷尾鞭炮齐鸣，热闹非凡。四面八方的爆竹蹿到空中炸开，散发出各种花样的焰火，整座城市地动山摇，空中五彩缤纷，十分亮丽。人们燃放的时间是不同的，早的早，晚的晚，以至于整个夜晚都炮声不绝，把黑夜和白天连接起来。这种场面与除夕夜迎新年别无二致。有竹枝词云：“花炮地雷响不停，流星喷射满天庭。花筒朵朵花兰花，焰火当中宝塔生。”

在上八日，各地还会开展各种民间文化活动，有的做戏，有的进行酒足、道情、说书、莲花落等曲艺表演，有舞龙、舞狮、舞狗等娱乐活动，五花八门，应接不暇。最耐人寻味的是路桥峰江街道的“比大猪”民俗活动，让我们来看看2019年的活动盛况吧。

那年的上八日，峰江各村扛着已宰杀好的大猪，到白枫桥参加一年一度的庙会，十里八乡的群众蜂拥而至。这个庙会的主题是比谁家的猪大，评比“猪状元”。这个活动已进行了40年，很受村民欢迎。

参赛的大猪们，一只只褪去猪毛，被洗刷得干干净净，破开肚皮架在两尺高的斜架上，口含金橘，头戴红缎，耳挂灯笼，身贴红纸，头朝庙堂，看着十分致而喜庆。以前比的是一块猪肉、一条猪腿，后来日子富裕了，就扛一头猪来参赛。

比赛的标准是重量。是年共有25头猪参赛，经评委评定，来自浮排居陈保界的大猪，凭着白肉836斤的重量，一举夺魁，成了当年的“猪状元”。此外，还有“猪榜眼”“猪探花”。

上八又叫“谷子的生日”。西汉《占书》中记载了各种物种的生日：正月初一为鸡，初二为狗，初三为猪，初四为羊，初五为牛，初六为马，初七为人，初八为谷。女娲在造物时，在初八这一天造了谷子，称为“谷日节”。另有观点认为，这一天叫“顺星节”，人们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值年的星宿，一年命运的好坏，都掌握在它手里。每年的正月初八是众星下凡的日子，所以这一天要祭祀星君，以求得保佑，祈求新年好运不断。不管哪种说法，都是为了祈求平安幸福，人们相信，热热闹闹过上八是个吉祥的兆头，可使这一年安好、生意兴旺、谷物丰收，这是民众的美好愿望，也是闹上八的由来。

如今，闹上八的风俗依旧，只是感觉没有早些年那么热闹了。虽说上八这一日，与往常的日子没有区别，但加上了风土民俗的美的承载，似觉风特别暖和，万物特别可爱，星辰特别澄亮。闹上八，浓缩了一座城市的印记，是时光的轻柔之手，把年接过未来交给未来，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真诫告白，是对岁月的温柔相待。

遗失启事

陈照才遗失股金证一份，客户号：101332623197202092351，账号：701000021220094，股金证号：725846，原始股金余额：67760，声明作废。



记者 徐伟杰 摄

过年

解忧

过，是一种界限
催促着黄历向前翻阅
年，则是一条回归的路
驱赶着那些四散的人群，回家

春联变成了一种复制性的记忆
一遍遍被机器刷新
人们开始用金粉代替翰墨
只是火红的颜色滚烫如初

冰冷的老房子被蒸腾的热气弥漫
烘烤
人们习惯咀嚼一种人间至味
像咀嚼一顿年夜饭

陈旧的灶台被掀开
像探望一个独居多年的老人
昏暗的灶堂开始被柴火点燃
那是他一年来难得的亮堂

鞭炮开始发出欢愉的呼喊
多年累积的情绪
在空中尽情释放
仿佛一道道彩虹

那些进入梦乡的人们
等待一个仪式
在雄鸡报晓后，一觉醒来

冬春变奏曲

蔡建荣

寒冬里的雪花，
纷纷扬扬着向大地诞生，
空中的舞蹈，轻盈自由，
与寒风共同谱写
冬的变奏。

春天又孕育了
新的生机，
鸟儿枕着春雨歌唱
草木在生长中，
诉说着生命的顽强。

冬与春的变奏，
是生命的交响曲，
它们纠缠在一起，
演绎出这个季节里，
最美丽的旋律。

我知道

李轶贤

我知道
春风喜欢写诗
写一首啊我爱你山花烂漫的诗

我知道
春雨喜欢下棋
在大地这个棋盘上象走田马走日

我也知道
春水喜欢唱歌
唱一首有点狂野又不失绅士的歌

我更加知道
过不了多久
鸟儿们汇聚一堂来个群口相声

所有的鼻孔都苏醒
所有的耳朵开放了
所有的味蕾都活跃
所有的毛孔站起来

你我
只剩下
嗅觉听觉味觉视觉肤觉
在参与一场叫春天的盛宴

水乡鲜味春节

杨光武/文

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间，又是一年一度的春节了。

泽国，靠近东海边上的一个水乡小镇。一到农历腊月，小区许多人家的屋檐下或阳台上就挂上咸鱼、鲜带鱼

一挂挂、一串串在阳光下晾晒，远远望去成了水乡一道独特的年味风景线。

腊月廿九，水乡小菜场卖鱼虾蟹的海鲜摊位间，人们欢欢喜喜、热热闹闹地来回穿梭着寻找自己称心如意的鱼呀、虾呀、蟹的。这条鱼肥壮

那个蟹滚壮

市场里，人声鼎沸。

挑好了的，拿来过秤！这边喊

着，那边也高声吆喝起，来来来，鱼

虾便宜卖了！白虾红虾、胖鱼大蟹、鱿鱼、黄鱼、带鱼

吸引着爱吃海鲜的水乡人。

在水乡居住生活时间久了，我也爱吃海鲜了。从初来乍到时对海鲜饮食的不习惯，慢慢试着尝尝鲜，到后来渐渐喜欢吃。我也学会了红烧鲳鱼、干煎带鱼、炸带鱼、蟹滚豆腐等几道菜的做法，虽说没有水乡本地人烧得地道有特色，但

吃着感觉蛮下饭的。

说到吃海鲜，水乡人的口味喜清爽，如清蒸鱼、水煮蟹、虾与蛏子下米面的鲜美。而我却爱吃口味咸重、放点辣椒的红烧鱼或虾。从泽国小菜场买来的新鲜带鱼、鲳鱼、蟹、虾等，用清水洗干净后，装满一盘盘备用。点火，放

油，红烧鲳鱼、干煎带鱼几盘热气腾腾的菜肴上来，诱人的鲜香便飘散开来。热上一壶老酒，倒一杯，轻抿一口，再来一口美味的海鲜，那滋味才叫独特的过瘾。

来水乡小镇几十年了。因为自己所

从事的工作原因，已记不清在这里过的

是第几个春节了。望着小桌子上的鱼呀、虾呀、蟹的几盘海鲜菜肴，我大口

喝着老酒，品尝着滑溜溜、光闪闪、红

烧得喷香辣嘴、肉质细嫩又刺少肥腴的

鲳鱼，油中煎炸至表皮金黄、里嫩外酥、外黄内白、色香味诱人的带鱼。喝完一杯老酒，盛满一碗米饭，浇上红烧

鲳鱼、带鱼的汤汁，吃起来每粒米饭都

被浓郁的香味包裹着。鱼味咸、香、鲜

而不腥，米饭香甜，虽算不上丰盛，没有老家过年时一大桌特色菜那般馋人、亲朋好友聚集时那般温暖，但感觉特别美味，酒足饭饱后，让人心生一种对水乡特有的“鲜香年味”的眷恋。

噼啪，啪啪！一阵烟花爆竹辞旧迎新。

过年啦！过年啦！门前几个小孩高兴得大声嚷嚷着。

大年初一，我起得特别早，煮了一碗

鲜虾蛏子汤糕，嗅着海鲜味，望着一排贴满红红火火春联的居民楼，在

喜庆的年味里，悠悠自得地欢度一个喜庆的水乡春节，一个舌尖上的鲜香年味春节，让人沉醉，也留下了一段难忘的回忆！